〈轉載自清流雙月刊106年7月號〉

**美女樂團出場，孔子黯然退場**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

 韓國朴槿惠敗在閨密干政，孔子一路平步青雲，也敗在魯國的同志上。《史記》中記載，魯定公10年，孔子已過天命之年，受命出任治理中都，一年後，政績斐然；不久調升為司空，又迅速被提拔為大司寇，從地方官，竄升中央政府，擔任全國的警政首長；三個月後，魯國治安大好，經濟穩定成長，從此與鄰近齊國平起平坐。

 四年後，孔子56歲，政治生涯達於顛峰；他以大司寇職務，代理宰相重任。孔子上任第一件事，誅殺名流也是名嘴的大夫少正卯。他代理宰相三個月，穩定全國物價；男女有別、分途行走，人人循規蹈矩；治安更好，路不拾遺，如此優異的施政績效，引起齊國君臣的不安。

 齊國曾多次侵奪魯國的土地，如今孔子主政，國力日趨強盛，齊景公擔心如果孔子繼續在魯國執政，必定稱霸中原，而距離魯國最近的正是齊國，很可能先遭殃。齊景公指示大臣趕快割地還給魯國，以討好魯君，也好讓自已安心。不過齊國有高人，大臣犁鉏認為不必慌急而亂投藥；他自請嘗試破壞魯國的政風，分化君臣的信任關係，以削弱魯國國力；如果未達效果，再割地示好也不遲。齊景公認同後，犁鉏於是進行腐化魯國的行動，他首先精選漂亮女子80人，再穿上華麗的五彩服飾，接著集訓跳康樂艷舞。此外又挑選駿馬120匹，把美女樂團與駿馬送到魯國首都曲阜城南的高門外公開展示，一時大為吸睛，再大肆公演炒熱氣氛，更吸引路人圍觀，消息傳出，引起魯國權貴季桓子的好奇。

 季桓子熬不過美女的致命吸引力，穿上不顯眼的輕便衣服，偷偷跑去現場看美女熱舞，與民同樂。他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樂此不疲，流連忘返之餘，心想納為已有。季桓子想要接受齊國的示好禮物，於是先去報告魯定公，極言美女之好，熱舞之艷，駿馬之非凡，聳恿魯公，讓魯公神往不已。在季桓子貼心地安排下，偷偷溜出宮中去觀賞美女艷舞，魯公觀賞再三，竟終日不肯離去。這些齊國腐蝕人心的秘密武器被送進魯君宮中後，魯定公從此不問國政，只管享受，早已將國家大事，人民安危拋諸腦後了。

 孔子學生子路實在看不下去，再三勸請老師離開魯國，孔子不以為然，對魯國尚存一線希望。孔子想魯國將舉行郊祭，祭祀結束後，如果依照禮儀，將祭肉分送給大夫官員，就表示魯君尊重官員，那還可以留下來為國效力。但事與願違，季桓子自接受女樂與駿馬後，與魯君一起沉迷於女樂，再也不過問政事，至於郊祭結束後，亦不肯與大夫分享祭肉。孔子終於徹底失望，也對魯國死了心。

 孔子心灰意冷，不想再過問魯國政事，決心求去，那天他離開曲阜，夜宿魯國南面的屯邑，一位魯國的樂師來送行，他十分暖心地安慰孔子：「夫子您並沒有任何過錯啊!」孔子慘然無奈，只唱歌回應：「那些婦人的口舌，會搬弄是非，可以讓賢臣憂心，逼得他們出走啊！那些女人的告狀，會顛倒黑白，足以讓好人氣壞，迫得人死國敗啊！現在我要選擇退出，不再過問魯政了；退休之後，無官一身輕，優哉游哉，可以悠閒地安度晚年了。」

 這位樂師回到曲阜，據實回報季桓子，季桓子聽了，嘆了一聲道：「孔夫子在怪我沒有拒絕那群齊國的美女樂團啊！」

 孔子在魯國受到重用，政績表現又那麼亮眼，最後為何卻對祖國失望透頂而求去呢？推想其一是齊國為了強齊弱魯，逼走孔子退出政壇，他們洞悉人性的弱點，於是送上絕色美女、駿馬無數，讓魯君、季桓子難以抵抗高檔誘惑，而失去鬥志，以避免魯強後的威脅；二是齊國美女計得逞，讓魯國君臣迷戀不已，雙雙深陷於享樂的陷阱；不止季桓子上當了，魯君也上癮了，君臣玩物喪志，不再關心國事，對於孔子圖強就不感興趣了，齊國腐敗魯國政風完勝；三是孔子施政雖得民心，但政績越亮眼越刺人眼，讓魯國權臣有了戒心，而離間成功。此外，孔子施政的榮譽桂冠來得快，難免會自我感覺良好，而一時得意忘形。《史記•孔子世家》說了：「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有喜色。」喜形於色，連弟子都看不下去了，可見孔子得意過了頭，忘了接受任務後，猶須內歛含藏，否則容易得罪小人；推測一定有小人在魯公前中傷孔子，導致魯公見色忘禮，對孔子不再信任、尊重了；孔子感覺到既不受尊重，實在沒有輔佐昏君的必要了，才會忍痛選擇離開自已得意的職場。

 我們不禁要問，大國為什麼要送禮給小國？難道沒有目的？孔子離去後，季桓子明知沉迷於女樂不對，後來到底有無退回齊國的「重禮」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女樂駿馬的享受，都是顯而易見的，其實，還有更值得我們警惕的隱微企圖。這名樂師肯定不是仰慕孔子而專程來送行，一定負有特定任務。表面上看似友誼相送，其實幕後有人下指導棋，派他去刺探動向情資，作為下一步棋的指導依據。最後，不得不說的是情蒐人員的可畏，這群美女樂團絕非只靠美色誘人的娛樂工具，魯公、季桓子只見傾城之艷麗表象，那裡想得到其骨子裡是訓練有素的傾國刺客與情報團隊呢?